

王汶石——大木匠
杜鹏程——夜走灵官峡
贾平凹——火纸
邹志安——小公马
莫伸——旅途中
白描——彼岸

【陕西名家短篇小说精选】

路遥等／著

〈上〉

姐姐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姐姐

上

路遥
／
等著

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姐姐

下

路遥／等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2 号

责任编辑：王何、王巨川

封面设计：孔晓军

**姐 姐
(上、下)**

路遥等/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)

新华书店经销 空军西安印刷厂印刷

88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6.5 印张 620 千字

1998 年 1 月第 2 版 1998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：5001—11000 (套)

ISBN 7—5418—1152—1/I·238

定价：42.00 元

总 顾 问：刘荣惠 王巨才

胡 采 陈忠实

编 委：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王汶石 王 愚 王 蓬

孔庆森 石大璞 刘文义

刘成章 李若冰 李凤杰

杨韦昕 赵 熙 邵尚贤

贾平凹 晓 雷 郭联耀

莫 伸 高建群 蹇国政

雷乐长 魏钢焰

主 编：雷乐长

编选人员：许如珍 雷 燕

摄 影：郑文华等

NA206/07

出版说明

陕西作家实力雄厚，已形成一个较强的群体。他们的生活根底扎实，文笔酣畅朴实，在文学创作中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，其大量独具特色的优秀作品在中国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。然而，不少读者对陕西作家群的全貌却不甚了解。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和陕西省作家协会选编的《陕西名家作品精选》丛书便是一套具有权威性、公正性、代表性、历史性的陕西作家优秀作品精选集，也是建国以来第一套陕西名家荟萃的文学丛书。

出此丛书，旨在弘扬主旋律，提倡多样化，“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”；同时也将陕西当代的著名作家及其优秀的作品介绍给广大读者，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贡献力量。

序

陈忠实

到今年十月，即这一套书面世的时候，陕西省作家协会满四十岁。

按时下的生活新潮，四十周年该当大庆祝。然而我们这里的人，似乎对那种大张旗鼓大吹大响大轰大嗡的庆祝形式缺乏兴趣，便不想随那种厂庆校庆刊庆的热潮而逐流。但确实还是想庆祝一下，毕竟四十年了，很不容易的，于是就策划着用这一套书来作庆祝。

四十不惑。这是说人，然而对于一个作家文人会聚的文学团体来说，何尝又不如是。四十年风雨坎坷，四十年大起大落，无论是对于某个单个作家，还是对于这个由作家文人聚集的社会团体，都会有诸多的不惑的警悟。

四十年里，陕西始终作为一个文学大省，两度辉煌，一度暗淡。以柳青、杜鹏程、王汶石、李若冰、魏钢焰为代表的陕西作家群，以其杰出的小说散文创作辉煌于新中国的文坛。新时期以来，陕西成长起来一支更庞大的中青年创作群体，他们的创作成果早已引起文学界的普遍关注和读者的广泛兴趣。最暗淡的日子当属“文革”，从那些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到编辑和工作人员，全给一锹铲起抛到炼狱里去了。当然，这不单是陕西省作协的个别性灾难，所谓“倾巢之下岂有完卵”。然而，在阴霾荡除以后，那些以生命相托于文学的作家又重新集结，那

些把生命理想也寄托于文学的青年作者更加踊跃，真可谓十年悲歌十年生聚，再度辉煌，终于步入这个砸不烂更痴情的文学团体的不惑之年。

尤其令人鼓舞的是，这一代陕西作家在近几年间进入一种艺术创造的大释放状态，把他们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展示出来，造成了一个省的文学创作的鼎盛期。这种群体创作的大释放状态肯定还会持续下去，可以期待有大作品问世。

无论老一代作家和这一茬中青年作家，他们的全部创造性劳动成果，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；陕西作家的作品带有普遍的地域特色，艺术上也有着迥然不同的个性，成为当代文学百花园里的西部之花。

这三种五本书里选编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，是四十年来最具成就也最具影响的作家的代表作，还有一批更年轻也更富于艺术创造活力的青年作家的发轫之作。把这三代作家的代表作汇册出版，无疑是可以看作陕西省作协四十年历程的一次回顾性展览，作为我们献给读者的一份礼物，自觉以为是对四十周年的最富诚意的纪念和庆祝。

1994年9月于陕西省作协

目 录

新结识的伙伴	王汶石 (1)
大木匠	王汶石 (15)
工地之夜	杜鹏程 (39)
夜走灵官峡	杜鹏程 (48)
两个朋友	陈忠实 (53)
到老白杨树背后去	陈忠实 (76)
火纸	贾平凹 (91)
王满堂——流逝了的故事之一	贾平凹 (115)
姐姐	路 遥 (121)
痛苦	路 遥 (134)
哦，小公马	邹志安 (145)
憔悴难对满面羞	邹志安 (169)
娘	京 夫 (191)
心祭	问 彬 (206)
正是早晨	李 知 (235)
红花鱼的河——漆河系列之一	赵 熙 (248)
谁来赴刑场	晓 雷 (262)
旅途中	莫 伸 (279)
爱的未知数	李天芳 (289)
一个梦的三种诠释方式	高建群 (297)
人境	杨韦昕 (324)

老人二题	董 墨 (344)
命运变奏曲	贺抒玉 (353)
家慈	士 增 (366)
长安酒家	张沼清 (385)
新房子的故事	王绳五 (395)
牧场雪莲花	权宽浮 (408)
惠嫂——故事里的故事	王宗元 (419)
彼岸	白 描 (434)
焉支山	王观胜 (447)
孩子啊，孩子——一个中年母亲的自叙	毛 铸 (459)
鬼窑纪事	李凤杰 (472)
六月的田野	峭 石 (485)
数学权威和他的宝贝儿子	徐 岳 (506)
银秀嫂	王 蓬 (517)
初一到十五	王 戈 (532)
老色鬼	王晓新 (543)
蓝鱼儿	杨争光 (556)
秦中吟	蒋金彦 (566)
漆彩	程 海 (585)
赝品	周 矢 (608)
菜子坪手记	叶广岑 (626)
悔犬·醒牛	王宝成 (635)
女御史	王吉呈 (649)
陷车纪事	李康美 (665)
我的大地	牧 笛 (679)
青青的竹	韩 起 (691)
请和我同行	子 心 (709)

幸存者	文 兰 (731)
天马	张 虹 (745)
阴影	竹 子 (759)
烟	冯积岐 (771)
白天鹅	王润华 (789)
一个没出太阳的晌午	黄建国 (801)
跨越世纪的悲哀——七天与一个世纪	郑 贞 (817)



王 汶 石

Wáng wèn shí

新结识的伙伴

【作者简介】王汶石，山西省万荣县人。中国作家协会理事，陕西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。主要著作有《风雪之夜》、《黑风》、《战友》、《亦云集》及《王汶石散文选》等。

“你是吴淑兰吧？……昨天，你一开口发言，我就想：这一定是那个有名的吴淑兰。……总说去看你，一直没腾出工夫。……啊呀，天，你长得多秀气啊！……”

吴淑兰，一个肤色微黑，瓜子形脸庞，约莫二十七八岁的农家妇女，站在路边的田塍上，穿一件合体的阴丹士林小衫，黑市布裤子，嘴角挂着宁静而好奇的笑容，望着对她说话的人。身后，是碧绿如海的棉田和明朗的天空。

对她说话的，是一个同她一般年纪，但外表上看来比她显老的女人；中等身材，圆肩头，红喷喷的脸，翘起的上唇；眉眼里露出的神气，表明她是个泼辣、大胆和赤诚的女人。吴淑兰望着她，眼睛在问着：“这是谁呀？”

“我是张腊月。……”那个勇敢的女人自豪地说，“闯将张腊月。听说过吧？”

“知道，知道！”举止文静的吴淑兰，被“张腊月”这个她曾说起过多少次的名字，被眼前看到的这个真实的女人，以及她那赤裸裸的对人的态度所感染，也情不自禁地活泼起来。她急忙握着张腊月的粗壮的手，说道：“听乡长说，你也来开会，……前天，投我到乡里，乡里人说，你已经起身了。……”

“我是个火炮性子，一点就响，不爱磨蹭。”张腊月高喉咙大嗓子说。“头回生，二回熟，今天见了面，就是亲姐妹啦。……我都打问过了，咱俩同岁，都是属羊的，对吧？”

“对！”吴淑兰笑着回答。

“啊！你看，多巧啊！”

张腊月望着吴淑兰，不服气地说道：“啊！几天来，我一直在想：那个吴淑兰啊！一定有三个头，六个膀，……一定比我高，比我壮，……人家说你长得比我秀，我就不信，……想不到，你这个俏娘儿，竟然同我作起对来了！”

淑兰笑着说道：“张姐，你也很俏啊！”

“我？俏？”张腊月快活地挤挤眼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听我妈说，我刚生下来的时候倒很俏，俏得连哭出来的声音，她也听不见。……后来，给赵百万家当了几年粗丫头；……结婚以后，又一直跟我那死鬼男人牵牛、跟车，慢慢变得不俏喽。”说着，她一把将衣袖捋到齐肩胛处，露出粗粗的黑褐色的胳膊，伸到淑兰面前，自我打趣地说：“你看这多俏？”

淑兰急忙按住她的胳膊，说：“快把袖子拉下来吧。那边有人看咱们哪！”

腊月急忙理好袖子，同时向另一边的田塍望了一眼，回过头来，耸一耸鼻梁，悄声说道：“我才不怕他们哪！”

“你真行！”吴淑兰赞叹着说。

“从土改到现在，我已经闯惯了！”张腊月得意地说，“你看来还很嫩，头一回抛头露面吧？”

吴淑兰点点头。

“入党了没有？”张腊月关心地问。

“还没有！”淑兰羞赧地回答。

“哟！你怎么能不入党！”张腊月瞪着惊奇的眼睛，“快申请吧，啊！快申请吧！唉你——！”

“已经申请了！”

“那就好——，你男人该不拉后腿吧？……从前，他们都说女人拉男人后腿；现在，倒过来了，有些男人，拉起女人的后腿啦。……你男人是个啥样人？”

淑兰答道：“是党员！”

“那更好！”张腊月庄重地说，“不过，拉自己老婆后腿的党员也有的是呢。我那个死鬼，就是这路货。……可是呢，他到底被我教育过来啦！……对自己的男人，要经常教育呢，免得他们绊手绊脚！”

“我那位……倒是常常教育我呢！”淑兰温顺而坦率地说。

“怎么？你拉过人家的脚后跟？”腊月带笑地质问。

“那倒没有！”淑兰回答。

腊月凝望着淑兰，想了一想，意味深长地笑道：“我看出来啦！你一定是人家说的那种：好女人！”

吴淑兰抿着小小的美丽的嘴，文静地笑着，热情地望着像

狮子一般泼辣的张腊月，默认了张腊月的说法。

吴淑兰真是“好女人”，从小，她的寡居的母亲，对她管束得严厉。快出嫁时，妈妈又对她说：“到别人家里，比不得娘面前。……遇事，要检点。……记住娘平日的话，要当个好媳妇……。”淑兰回答道：“娘，我记着你的话！”

“好媳妇！”村里人谁不这么夸奖。

“好媳妇！”夫家的亲戚谁不这么传诵。

“好媳妇！”丈夫的朋友，谁不这么赞叹。

可是她的丈夫，听到这种赞叹，只是笑一笑，不说什么话。他是一个共产党员，基层干部，他把照顾家庭的时间，全部用到工作上去。和别的干部家属不同，吴淑兰从来没抱怨过，自始至终，总是带着她那永不失去的宁静的微笑，担负起一切繁琐的事务：抚育孩子，孝敬公婆，缝缝补补，锄地，割草，喂牲口……

有时，丈夫对她说：“今晚开群众会，你去参加吧！”她对他笑笑，不说什么，依然坐在灯下，依然拿起针线来。

过不久，丈夫又对她说：“明天党支部作报告，你去听听吧！”她对他笑笑，不说什么，第二天，照常托着洗衣篮子，照常到井边去了。

不久，丈夫又对她说道：“村里要办个妇女学习组，你也去报名吧！”她对他笑笑，不说什么，仍旧低着头，仍旧去做自己早已安排好的，三百六十天每天该做的事。

丈夫说的回数多了，有时还流露着责备和不满，她便张大疑惑不解的、惊愕的眼睛望着他，温和而小声地说：“这不就很好么？”

丈夫望着她，摇头、皱眉、叹气。……

村里办了社，吴淑兰和妇女们一起下地。她无论做什么都

实心实意；干起活来，哪一个妇女也比不上她；她无论对谁都实心实意，哪一个妇女也都喜欢她。半年，她被选做副队长了。她既不特别欢喜，也不推脱，仍然像个“好媳妇”的样子，承担新的事务。每次社、队开会，她既不缺席迟到，也不发言，总是拿着针线活计，坐在会场一角，静静地笑着，听着人们的争论；散会了，她便回家去，既不早退，也不多停留。……

去冬，大跃进开始了，人们的生活，像旋风一般热烈紧张了，吴淑兰在不知不觉中，也被卷了进去。她参加干部学习班，又参加妇女学习组，上党课也每次都去听了；她守在家的时候少了；她说话的时候多了；她开始在稠人广众中同人争辩；有人对她不满，她开始有了“敌人”了；她的眼睛里有了奇异的光采；她的嘴角泛起了新奇的笑容；她的丈夫时常以询问的目光望着她：她变了！她也觉得自己变了；但究竟是哪一天变的，她却说不上来。

这时，“闯将”张腊月名字传遍了全乡。她领导的妇女生产队，在打井，挖渠，积肥，翻地……每一次竞赛中，都牢牢地把红旗抓在自己手里。许多挑战书飞向张腊月，可是蛮勇无比的张腊月，一次也没让对手压倒。

还在半个月前，张腊月隐隐听说，南二社有个叫吴淑兰的妇女队长，在不声不吭地跟她暗赛；又说，吴淑兰队每个人的农具上，都贴着一张“赛倒张腊月”的小纸条，果然，不到10天，在乡的评比会上，吴淑兰的队员们，意气昂扬地把红旗扛走了。那天张腊月因事没去参加会，下午，她看见队员挟着一面黄旗跑回来，怒冲冲地喊道：“你们这伙吃冤枉的，怎么掂回来个这！……咱那面红旗呢？”“叫吴淑兰掂走啦！”队员们低着头说。“哪个吴淑兰？敢情是有三头六臂？”“比你秀气、好看多啦！”“我倒要看看这个吴淑兰，究竟比我好看多少？……”

凑巧，县上在东乡组织一次棉田管理现场会议，乡党委派她们两人来参加，她们就在这里结识了。

一见面，腊月就爱上了吴淑兰。

“不要太高兴得早了！你这个好女人哟！……。张腊月望着凝重含笑的吴淑兰，快活地说，“有张腊月漂着你干，你想喘口气也办不到！……。呢？不信？来试试吧！”说着，她举起手来在吴淑兰的肩上重重地捶着。

吴淑兰笑着躲开她。

这时，有个穿夏威夷府绸衫的男子喊道：“大家注意！现在去村北，看一块老婆婆们的试验田。大家走在一起，不要拉远了！”

“走吧，好女人！”张腊月拉着吴淑兰的手，跨上大路，两个人亲亲热热地并肩走着。走在她们前后左右的一群男女，都以好奇和尊敬的目光，望着她们俩。

当天夜里，开完小组讨论会，吴淑兰回到自己的住处，房东家的小姑娘，已经给她点亮了煤油灯，热情地等待着她。吴淑兰一边同姑娘闲话，一边望着这间陌生而亲切的房子，心里充满了新奇、喜悦的感觉，她忽然想到她的丈夫，他常常出门去开会，去参观，住在陌生人的房里；如今她也亲身经验着这种生活，住在素不相识的人的家里，大家却像老邻居老朋友似的亲热。“啊，原来他在门外的生活就是这样？多有意思呀！”吴淑兰愉快地想。

张腊月挟着个铺盖卷闯进来了。“我给杨科长说了，咱俩住在一起。你这里住得下吗？你同谁在这里住？”

“跟这个小妹妹！”吴淑兰热情欢迎张腊月，从腊月手里接过铺盖卷。

张腊月笑哈哈地说：“小妹妹，咱们挤一挤行吗？”